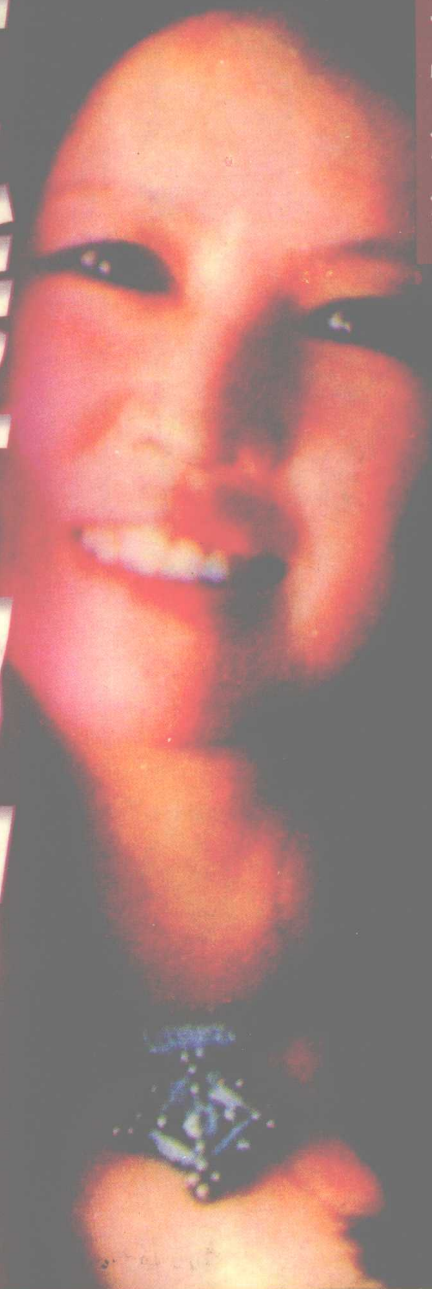


三毛在哪里？



● 李敖
梁羽生
贾平凹
胡茵梦
张拓芜
陈怡真
倪匡

● 竺守著

敦煌文

后

三毛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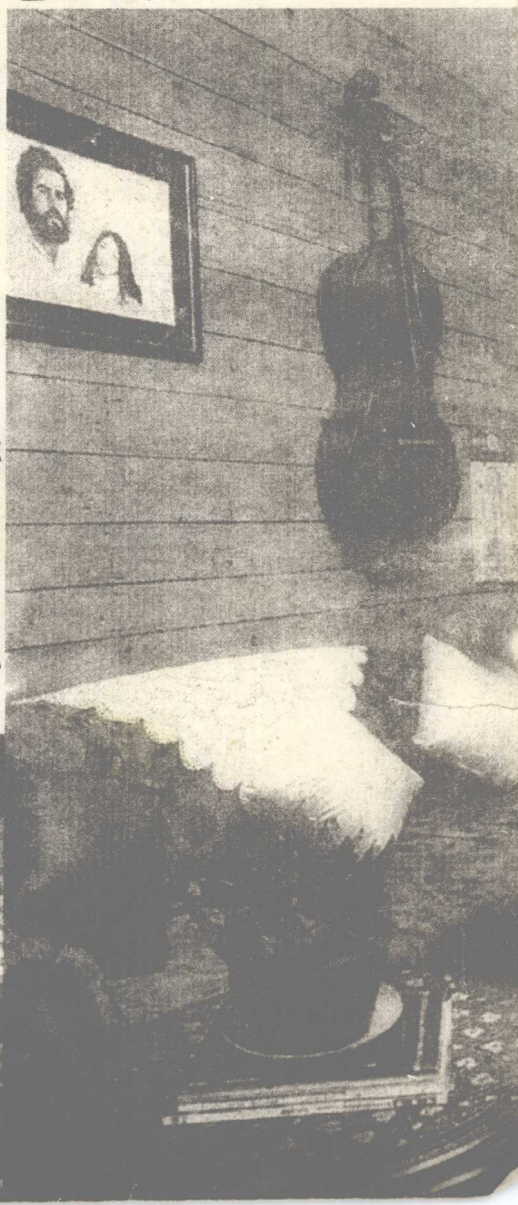
——大家笔下的三毛

李敖 梁羽生 贾平凹
胡茵梦 张拓芜 陈怡真
倪匡 等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三毛故居

- ① 未经处理的杉木板作房间的墙面，宛若一间小木屋
- ② 花木葱茏的屋顶花园
- ③ 安静的阅读环境
- ④ 室内一隅
- ⑤ 墙上挂着三毛与荷西的合影以及她心爱的乐器



书名

三毛在哪里？

——三毛怀念集

责任编辑 章力

装帧设计 韩村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印 刷 甘肃 8341 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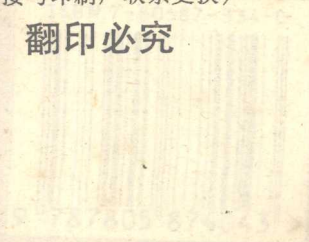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7-80587-234-0/I·326

定 价 18.00 元

（敦煌文艺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EHCO 的由来	小明 (1)
三毛不再寂寞	小明 (2)
脱轨的童话	莫家汶 (4)
三毛在哪里?	张君默 (9)
哭泣的三毛	张君默 (12)
我和三毛的结识	水禾田 (15)
关于三毛	贝 丝 (18)
异乡的赌徒	桂文亚 (25)
访三毛, 写三毛	心 岱 (35)
三毛的灵异世界	倪 匡 (48)
打上帝的耳光	梁羽生 (50)
沉潜的浪漫	高信疆 症 弦 (54)
三毛式伪善	李 敖 (57)
在风里飘扬的影子	西 沙 (59)

童话	西 沙 (70)
飞越纳斯加之线	米 夏 (92)
衣带渐宽终不悔	陈怡真 (99)
两极对话	(113)
他们说三毛	(130)
我所认识的三毛	翩 翩 (138)
陈老师	子菁 (142)
我家老二——三毛	陈嗣庆 (150)
女 儿	陈嗣庆 (158)
妈妈的一封信	缪进兰 (160)
我有话要说	缪进兰 (163)
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	缪进兰 (167)
序（我的天堂鸟）	缪进兰 (170)
飞：三毛的作品今昔	桂史亚 (172)
“苍弱”与“健康”	舒 凡 (178)
我不是三毛迷	周 燊 (180)
评《胆小鬼》	沈谦 (187)
读三毛的《倾城》	菩提 (190)
三毛与《滚滚红尘》	夏 婕 (195)
三毛和她的作品	姚雪垠 (200)
热带的港夜	（南洋商报）采访记 (203)
三毛回乡记	华家极 (216)
三毛回来了	曹晓鸣 (231)

三毛和上海女孩的奇缘·····	李 捷 (242)
三毛的最后时刻 ·····	(245)
海内外人士谈三毛逝世·····	闲 人 (264)
秦牧谈三毛·····	宋季华 黎 静 (272)
“上海爸爸”的哀念 ·····	谢春彦 (275)
痛别三毛·····	张乐平 (277)
忆三毛·····	冯雏音 (280)
哭三毛·····	贾平凹 (284)
再哭三毛·····	贾平凹 (287)
附：三毛致贾平凹的信 ·····	(291)
金色的青春·····	于晓丹 (294)
躯体和灵魂的旅行·····	黄燎原 (298)
死之眼·····	黑 孩 (301)
百合的传说·····	症 弦 (305)
三毛到底为什么要自杀 ·····	虞锡珪 (317)
可怜三毛父母心 ·····	虞锡珪 (322)
三毛怪异的“心灵感应” ·····	虞锡珪 (326)
三毛盼有浪漫的葬仪 ·····	虞锡珪 (330)
三毛曲折坎坷的感情生活 ·····	虞锡珪 (334)
从三毛的“宝贝”观其心态 ·····	虞锡珪 (339)
三毛之殇·····	朱嘉树 (343)
三毛，大家的三毛·····	司马不如 (345)
三毛的梦·····	冯 异 (347)
三毛神话·····	罗 梵 (350)

ECHO 的由来

小 明

古时候，有个美男子名叫纳雪瑟斯（ECHO），他皮肤雪白，鬈发金黄，身体匀称，容貌俊美。见过他的女人都会衷心希望为他所爱。但是，纳雪瑟斯心如止水，他从来不理睬每一个追求者。

ECHO 是山林的女神，由于容貌极为美丽，遭到天后茜茜的嫉妒而被贬谪。有一次，纳雪瑟斯到森林中游玩，ECHO 一见到他，大为倾心，然而，尽管 ECHO 百般示好，却始终无法打动纳雪瑟斯的心。

ECHO 好不伤心，但是她被天后处罚不能说话，只能顺着人家的话，复述最后三字，所以虽有满怀爱恋也诉说不出。有一天，她紧跟在纳雪瑟斯身后，纳雪瑟斯回头喝问：“谁在这里？”ECHO 答：“在这里。”纳雪瑟斯又说：“不要这样，我宁愿死也不愿让你占有我！”ECHO 答：“占有我！”纳雪瑟斯一听，不屑地掉头而去，ECHO 既羞愧又怨惜，只好黯然离去……

天帝知道了纳雪瑟斯的无情行径，决心让他受点惩罚。于是，有那么一天，纳雪瑟斯走到水池边，他俯身看着水中影像，不禁呆住了，水中的影像是那么美丽完好，他定定地看着，舍不得离开，看着看着，日复一日……纳雪瑟斯终于化成一朵白色的水仙花，永远永远地注视着水面……而 ECHO 正是荷西对三毛的称呼。

三毛不再寂寞

小 明

今天的三毛没有梦，可是日子过得很实在，一点不寂寞，她要把每一秒都活得好。

这位以《撒哈拉的故事》一书见著的女作家，刻下是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很喜欢这份教书工作。从《梦里花落知多少》时期的伤感，到现在的积极，她自承在这门“调整人生角色”的功课上还做得不错。

今年（1983年）4月22日，她忙里偷闲，从台北飞来香港度周末，同来的还有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即围棋高手沈君山。这两位台湾名作家和物理学家，在查良镛（金庸）家中作客，并与两位正在香港作私人访问的中国大蹦著名围棋高手陈祖德与罗建文聚会，相谈甚欢。谈的主要是围棋和武侠小说。他们都说“以棋会友”是最大心愿；说起武侠小说，三毛说道最喜欢《书剑恩仇录》中的霍青桐。

年近四十的陈祖德和罗建文，都是国内职业围棋高手，前者曾获三届全国围棋冠军。至于四十九岁的沈君山教授，留美时曾获全美围棋冠军。三毛是围棋门外汉，但听他们谈得兴高采烈，她说回去后要进棋社学习，还笑道三个月后与沈教授在棋盘上一见高下呢！

三毛是在1982年秋天回到台北教学的，在文化大学中文系教小说研究和散文习作，共有学生二百人，本来只想教一

年，但校方已将下学年聘书送来，唯有多数一年。今年暑假则会回到大西洋加那利群岛海滨的家小住。

明年教完书之后又如何？三毛说先要休息下两年，将来则不可知。“我现在从不想明天，只为今天而活。”但她补充，这样的生活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的。“我把每天的工作做好，就很满意了。明天很难把握，唯有今天的每一秒在自己手上，而人生不正是分分秒秒的组合吗。”

她认为自己教书比写文章更好。“这可能是与我当年念哲学系有关吧！”在她的心目中，教师最重要的不是灌输而是启发，而作家最重要的则是生活和表达能力。写作计划方面，她表示要写教师手记和写艺术评论文章。

谈及对香港的印象，在沙漠里流浪过的三毛，倒是喜欢香港有大都市气派。作为一个度周末的旅客，她形容这个繁忙城市的压逼感，能给她带来一种佛家所谓“出离”的振动。她又称赞香港人懂得“生活的技巧”。

很多年轻人羡慕三毛过去的流浪日子，三毛却说：“其实我不是刻意要去流浪，我是真诚的自然主义者，凡事顺其自然，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好。我并不鼓励年轻人故意流浪，但我鼓励年轻人要有宽广的世界观——既具民族色彩又不局限于地域性，而那正是旅行才能达到的。”

脱轨的童话

莫家汶

尼采《善恶之外》的一节里写道：“某种情况下，我爱人性的东西……在我心中，地球上没有其他生物可以与人比拟，他温和、勇敢、富创造力。任何迷宫中他都能寻到出路……”

若人性本应如此，书本上的三毛足可代表。“了解”虽然是一门艰辛的学问，感受却是很直接的，三毛书中所展示的自己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温和、勇敢、富创造力。

她说道再不能回头，给我的感觉却始终是一个回忆及理想所交织而成的女人，她不怕提及她的过去，或喜或悲，都是生活。

“我从来不作解释，我只要展示生命，我要告诉读者我看的生命，我要告诉读者我看的生命就是这样。”

对于读者来说，三毛是传奇性的，虽然她在书中已一次又一次的作自我透露，没有人感到满足，私人生活仿佛与三毛绝缘。为着护照的问题，三毛在今年（1983）4月悄悄地来过香港，但仍然不能避免引人注目。

“我到百货公司，售货员说：‘呀，你是三毛。’”

她到酒店柜台取锁匙，那里的女孩子说：“赶快拿书出来给她签名。”

吃饭的时候，也有人走过来告诉她：“我的朋友很喜欢你的书。”

所以三毛说她自己很喜欢书中的三毛，却不喜欢她带来的一切麻烦。

笔者初次见三毛是在酒店她的房间里，灯色昏暗，她却是开朗的：

“我是来度周末假期的……其实是这样，我拿的是西班牙护照，只能在台湾住六个月，我已住了七个月有多，所以要来香港，再回台湾。”三毛说话的时候很好看，因为她的感觉与说话一起流露。

三毛现在在台湾华冈大学任教，对她来说，这次是她留在台湾最长的一次。以往的她总是来去匆匆，她需要转变，而旅行可以让她尝试新的生活。三毛定下来是因为她喜欢教书，她还是非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主要是演讲，所以她说：

“忙死了，一天才得四个小时睡觉。”三毛是永远闲不下来的，就是在撒哈拉，她也没有停顿过，一系列的书籍，才使我们认识到她，也认识到她的家庭，还有荷西。

“对于我来说，荷西是不死的，因为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来，给我意见，我去南美的时候，需要一个摄影师陪同，有几个都很好，可是他不喜欢，他说：‘中国人和你一同相处六个月，不是爱死你就是恨死你。’最后，我的摄影师是个美国人，工作完了就是完了。”

“没有人能代替荷西，他是永远，并且完美的，我曾问他：‘那我们的感情怎样啦？’他说：‘春梦了无痕。’他是好的，最好的，我相信缘份。”

童话艺世界也是好的：美丽的公主与白马王子快乐的生活下去，直到永远。

现实生活却不容许童话故事的实践，多少我们挚爱的人在我们身边不着痕迹的溜过，使本来完美的故事提早结束。我们看着三毛的书，就像看到一个脱轨的童话故事：主角竟然消失

了。

但眼前的三毛已不再悲伤，至少表面如此，我不认为是时间的问题，而是思维的问题，所以、她可以再次提及那段日子：

“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穿的是什麼，吃的是什麼，要不是爸爸妈妈在身旁，我也死了。每一次我遭遇到困难，他们总在我的身边，没有他们，我就撑不下去了。”

对于三毛来说，她或许是波折重重，但她也有她的幸福：她曾拥有过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不快都有她的家人与她分担，她小时候的叛逆，也照样给予容忍，所以一提起她的家庭，就可感染到她的满足。

“我最喜欢爸爸，我简直是他的翻版，我想我是有‘恋父情结’的，我和他很像，无论是面孔、性格、形态都无一不像、我很敬佩他，我觉得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艺术家。妈妈呢……她对我非常好，我很爱她，可是爸爸……爸爸跟我的感情是不同的，但是我跟他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实在太像了。”三毛说话快，但清楚、提及到她的家庭时还带有一抹雅气。

“我小时是很怪的，七年都留在家里，不到学校，唯有爸妈才能忍受，他们从没有打过我，要打我，我就死了，所以我现在教导学生也是予以了解和教导。我不相信有坏人，我相信任何事情背后都有它的因素。所以我不说一个人坏，可能他只是有点不同，才不能容于社会，我也不相信有对与错之分，我希望自己看事物是多方面的。”

若要与她以往的生活相比，三毛是由绚烂归于平淡，虽然未必是无欲无求、无悔无怨，她是淡下来了。现在的生活，她形容是中性的，不是女性的生活。每天只忙教书，预备讲辞自

然就没有“拍拖”（三毛懂得这个广东专有名词）的时间，她自己不急，别人也不急，好像这就是最自然的事，根本没有人担忧。

三毛说话是很有趣的，语气加表情，使人目不暇给。她很平易近人，频频抱歉的表示“可惜时间不够”，就是来到香港，时间还是不够，比起一般人来，她所虚耗的时间应是较少的，但时间还是不停的损耗她，她虽然不担心年龄，却担心没有时间去做她要做的事。

她要做的事很多，除了社会性的，也有纯天性的，例如购物。三毛喜欢的是市集形式的地方，好像摩罗街，在那里，可看到三毛的爱要，她买了一大堆黄铜，红铜造的器皿。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穿衣服也是一样，我喜欢粗糙的。名贵的饰物我戴不好看，便宜的，我戴就好看起来。”看她在杂乱的货物中穿来插去，就像找寻宝藏一样，各人眼中宝藏都不同，三毛喜欢的是原始又古旧的东西。她也喜欢看书，尤其金庸的小说，最爱的是《天龙八部》，最不喜欢的是——

“《鹿鼎记》！”几乎是异口同声。韦小宝是众多主角中，最难接受的，他那随波逐流的性格，往往不能令读者满足。看书是补偿性的，自己不是英雄，就喜欢看英雄，日常生活平淡，就爱看离奇曲折的故事，三毛的世界是独特的，不用强迫自己，所以令人读起来加倍投入。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做一个作家，写作纯粹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可是我自己对写作有信心，我不写小说，我写的都是记录性的，我只写自己的故事。”现实生活往往比故事更出人意表，读者眼中的三毛，就是如此一个人。

三毛不相信阶层，阶层对她来说，代表的不是穷富，而是人格。她喜欢金钱，有钱总比没钱好，没有钱，很多事情都变了“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是为个人物质生活，而是为了

令事情变得更简单。

她半生都在流浪，住过的酒店多得不胜枚举，但无论如何，一所房子并不是家，绕过大半个地球后，她又回来了，虽然不能肯定会否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但很高兴再见回以前的三毛：温和、勇敢、富创造力，永远找到她自己的出路。

——

——

——

——

——

——

——

——

——

——

——

——

——

——

——

——

——

——

三毛在哪里？

张君默

三毛说过今年四月间，陪父母欧游之后经香港，第一个要看的便是我，可是迟迟仍闻不到环佩之声……海！我说错了，三毛怎会像古典美人那样，腰系环佩，莲步姗姗，袅娜娉婷地走来呢！这个撒哈拉沙漠住过不少日子的女子，我想，她会像那里的骆驼一般，脖子上系个铃铛，要不，便在脚上系两个，走起路来一片声响，老远便会听得见。

上个月她在来信中说，爸妈会在夏天到加那利群岛，陪她和她的西班牙大胡子丈夫荷西住一个月，然后便把荷西扔下，与双亲一起欧游。畅游法国、英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后，便一同返台湾小住两个月，返回西非洲时，途中会路过香港，如此屈指算来，要到年底才能来了，不过再又会有什么变卦也说不定，因为一来她是女人，二来是三毛，天生一副闲云野鹤，随处流浪的性格，因而几时能够见得着她，真是天晓得。

许多人都以为我跟三毛很熟，认识了六七十年的样子，不瞒你，我们实在仍是缘慳一面，萍水都未曾相逢过，不过鱼雁频通，积起来的信有好大一叠，倒是真的。因此，到目前为止，我跟她仍是在笔友阶段，未闻其声。不过，人与人的交通，有时也真奇妙，我们都是弄文字的人，大概使用文字这工具去传达心声都比较方便，不见面也不怎么样了，反而得到了一份意料之外的趣味，因而此生果然没有个见面的机会，也不

就是件遗憾事。

去年初，我们开始通信的时候，三毛已经不住在西属撒哈拉，而是随了荷西，到加那利群岛去流浪。去年夏天中国内地出版了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选集，我在香港的书店买到，看完了便寄去给她，她在回信里便这样说：

“君默，《三毛流浪记》真是好书，许多地方都有我的影子，只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比那时已好了许多。我的笔名就是为了爱这个小人物三毛才取的。我真喜欢你寄给我，谢谢你。”

那时她又迁到了特内里费的十字港，随手便在信上画出一副单线画，并且写道：这是我画的十字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画的背后是猎伊笛山，海拔三千七百多公尺。这儿的房子，大半是白色的墙壁，红色的屋顶，门窗都是深褐色的。

三毛喜欢沙漠，她第一本畅销香港和台湾的书，便是《撒哈拉的故事》。那么，她为什么又不住在撒哈拉呢？原因是她那位在她的作品一再地写过的丈夫荷西，是个潜水工程师，全西班牙能够考到这种执照的，一共只有二十八个，他的工作，便是接受政府或是私人公司的雇请，潜到大西洋沿岸的海底去，不是打捞沉船，便是找寻一些可以发展旅游的优美港湾的沙滩。因此，在西属撒哈拉的海岸边把工程做完了。给解雇了，便又转到加那利群岛去潜水，好把海底所有的破烂都捞上来。这个憨直忠厚的潜水家，我猜他一生只爱两样物事，第一样便是那些从海底挖上来的零星“宝贝”，第二样，便是会煮中国馄饨的三毛。这傻蛋，一个中国字也不懂，也许他不知道他老婆在港台是个多有名气的作家！

这年多以来，三毛给我的信，都是从加那利群岛上，一个一个小岛发出来的，这是说，荷西做完一宗海底工程，给公司派到另外一个小岛去，于是他与三毛，便是要搬家，很像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好在那个群岛的风光，极得三毛钟意。

关于这个群岛，三毛在她的第四本书《哭泣的骆驼》也有讲及，并且说那七个组成这个群岛的小岛，是大海中的七颗钻石。

我看过地图，这七个小岛，在大西洋靠近西北非的边缘，是西班牙的属地，三毛便是在那些宁静的小岛上写信给我，先是待内里费，接着是兰萨罗特，然后是现在的帕尔马。我看这个岛——定是跟天堂差不多，因为三毛在信里这样写：

“我们住的是个小城，背山面海，走路十分钟便可以走完，左边是堤防，中间是车道，右边是商店，海浪大时，一个个大浪在堤岸上拍散，水花飞溅到行人道上来，非常有趣，只有菜场和小店。岛上盛产美酒，景色又好，西班牙有一个国家公园在深山里，上星期我们去森林里，带了吊床睡午觉。这儿的人，只能用‘纯洁’二字来形容他们，住了两周，没有看过凶恶的人，连码头上的工人也是一团和气……”然后三毛又说，荷西有一位老朋友在岛上种马铃薯，已到收获季节，迟两天便要过去帮忙。

他们在那边的生活，对我们香港人来说，简直是世外生活，这是三毛当年独个儿挽了一只行囊去寻到的，我们要羡慕也羡慕不来，是不是？如果你仍要问三毛在哪里，我只能回答：在桃花源里。